

2010年9月
第5期(总第179期)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Sep. 2010
No. 5

【学术短文】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0)05—0292—03

比喻词的认知与理解

肖模艳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3000)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比喻词指的是通过比喻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词, 不包括含有比喻义的词。长期以来, 比喻词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大概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比喻词涉及修辞学。比喻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他提出的对比论和替代论一直影响着修辞学领域的隐喻研究, 但其仅将比喻看做是词语层次的一种修辞方式, 将比喻的功能看做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装饰”, 缺乏对比喻本质的认识和阐述。受此影响, 人们一直对比喻词有种“装饰有余, 实用不足”的印象, 谈到这一类词, 往往附以“形象、生动”等修饰语, 对于其命名功能则极少论述。这些看法成为比喻词进一步研究的桎梏。二是从发生学角度看, 比喻词的产生借助比喻, 通过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建立映射关系而产生。这种造词方式过多的涉及意义, 从而使比喻造词很难从形式上与其他造词法截然分开。所以, 比喻造词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语言学价值颇让人怀疑。这种存疑的后果是, 比喻词虽然很早作为一个术语被提出来, 但是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 相关研究也流于浅层和表面。

20世纪80年代, Lakoff & Johnson从认知角度提出概念隐喻理论, 逐步确立了隐喻在思维及语言中的中心地位。国内语言学家对于隐喻的研究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人们发现比喻词不仅仅具有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的作用, 它还具有更为实用的功能。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比喻词是国俗词语中的一类, 它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 是民族个性的体现。研究比喻词语的认知与理解对于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内涵、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比喻词的认知机制

比喻词作为词汇系统中的一个类别, 其内部大致可以按照喻体位置分为三类: 前喻词(如钉螺、斑马线)、后喻词(如木鱼、火海)、全喻词(如炮灰、泰斗)。从认知角度看, 比喻涉及两个认知域之间的互动, Lakoff将这种互动关系称为“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比喻词是两个认知域互动的结果。前喻词、后喻词、全喻词作为比喻词的下位概念, 同样是两个不同的认知域互动的结果。这种认识固然解释了比喻词的认知机制, 但却无法区分前喻词、后喻词和全喻词。而“鞍鼻、钉螺、斑马线、蝴蝶兰”等前喻词和“火海、电脑、安全岛”等后喻词以及“冰轮、拐脖子(弯成直角的铁皮烟筒)、顶梁柱”等全喻词, 在语感上并不完全相同。即使由这三类比喻词构建相同的句式, 其所指概念范围也有很大差异。简单将其合在一起, 归纳成“源域”与“目标域”互动的结果, 不能解释三类比喻词之间的差别。

我们认为, 解释前喻词、后喻词和全喻词之间的差别还要进一步细化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理论。从广义来说, 所有的比喻其机制都来自隐喻, 但事实上隐喻与明喻仍存在着不同, 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比喻词。

判断隐喻与明喻, 仍需按传统语言学标准。传统语言学中, 隐喻也称暗喻, 判断明喻、隐喻的标志是比喻句中能否加入“是”或“像”。陈嘉映指出“用像和是来区分明喻和隐喻, 其实是对的, 只不过两者的区分不在于修辞上用了像抑或用了是。张三是猪, 虽然用了是, 说的仍然是像, 它仍然是一个明喻。逝者如斯, 用的是如, 却揭示着时间之所是, 从而是一个隐喻。”^①这清楚地揭示了隐喻和明喻的区别: 不在于表面是否加入“是”或“像”, 而在于内涵所揭示的是“是”还是“像”。

收稿日期: 2010—07—10

作者简介: 肖模艳, 女, 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词语受音节限制,里面不能加入“像”或“是”这样的喻词表示明喻或隐喻(暗喻)。判断词语是明喻型还是隐喻型不能依靠主观加入“像”或“是”的简单扩展的句子。如“火海”究竟是“火像海一样”、“像海一样的火”还是“火是海”,恐怕很难主观臆断。

下面我们分别以“钉螺”、“电脑”、“冰轮”为例来说明前喻词、后喻词、全喻词这三类比喻词的区别。

“钉螺”是“螺”的下位概念,去掉喻体“钉”,所指对象“螺”依然存在,喻体对事物本身没有实质影响。加上喻体“钉”,人们对于这种“螺”就有了形象的认识。喻体“钉”只突出其全部内涵(如形状、大小、尖锐等)中的一点:形状。因此,从认知心理上说,人们为了描绘这类螺的特征而寻找与此相似的事物,“钉螺”的创造源于修饰形容,形象生动是造词的目的。

“电脑”却不是“脑”的下位概念,如果去掉喻体“脑”,所指对象则不复存在;加上喻体“脑”,所指对象才得以明确。喻体“脑”对于表达的概念有实质影响。所以,从认知心理上说,“电脑”的创造源于陈述和说明,为了表述一个概念而产生。喻体“脑”的全部内涵都赋予了所指对象,它是整体结构上的迁移。人们正是在喻体间接的提示中感受到词的真正含义。

“冰轮”的抽象程度更高一点,它不仅没有指出上位概念,甚至连后喻词具有的限制性成分也一并去掉,人们只能从喻体“冰轮”的内涵间接感悟到词的真正含义。

综上所述,“钉螺”应为明喻造词,它侧重两类事物的比较,突出的是“像”;而“电脑”、“冰轮”则是隐喻造词,它实际揭示的是“是”。隐喻通过喻体提示所要说明的对象,比明喻更为含蓄,而且促使人进一步联想,效果要比明喻好得多。

区分开隐喻与明喻大致可以说明比喻词的认知机制。然而,词语涉及意义,本身是极为复杂的。在以隐喻为机制的内部,存在着表义清晰程度不同的词语,它们形成了一个连续统,共同构成隐喻词。在这个连续统中,有更接近明喻的后喻词,如“火海”、“雪花”一类词。

“火海”与“钉螺”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喻体的位置不同。去掉喻体“海”,所指对象“火”依然存在。喻体对于事物本身没有实质影响。加上喻体“海”,人们对这种“火”有了形象认识。这样看来,“火海”也是明喻词了。

据笔者调查,后喻词大量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放着先秦就已出现的“喻体+本体”格式不用,偏偏采用很晚才出现的“本体+喻体”格式呢?我们认为,这样的选择不是偶然的。把喻体放在后置语素的位置本身就证明了它想强调的是喻体而非本体。如“火海”想强调的是着火的面积,“露珠”想强调的是露水的形状,“竹马”想强调的是竹竿的功用……和这类词相比,“钉螺”想强调的却依然是“螺”,前面的喻体“钉”只是用来描绘而非强调。也就是说,“钉螺”与“火海”造词时的心理侧重点仍有不同,“火海”更侧重表

达火的情况而非火本身,所以它是隐喻而非明喻。陈望道亦指出后喻词应属于暗喻(隐喻)型。

全喻词“冰轮”、“炮灰”等,与后喻词“电脑”、“鼻梁”等相比,显然,后喻词由于在词内提供了限制性成分,如“电”、“鼻”,所以多少给词语真正意义的联想提供了一个空间,而“冰轮”、“炮灰”词语内部没有这样的提示性成分,需要借助文化背景与上下文来理解其真正含义。因此,较之后喻词,全喻词的意义更为隐晦。

综上所述,明喻是前喻词的认知机制,隐喻是后喻词与全喻词的生成机制。但是,以隐喻为机制的词语其表义具有程度上的差别:前喻词内部如出现上位概念,则表义最为清晰;后喻词内部如出现上位概念,则表义也是清晰的;后喻词内部如没有出现具体上位概念,则表义相对模糊;全喻词内部没有出现其他非喻体的提示成分,因此表义最为模糊。

三、比喻词的理解

1. 比喻词理解的学理分析

如果把词看成是一种命名活动,交际时“一个简单的命名活动涉及话语交际的双方A和B。如果交际者A生成一个名称需要X个单位的努力,交际者B记住名称M并熟练使用它需要Y个单位的努力,那么一次成功的命名活动所需要的努力总和为 $Z = X + Y$ ”^②。下面我们将按照这一公式对普通词、前喻词、后喻词、全喻词作一比较。

在 $Z = X + Y$ 公式中,如果分别代入普通词、前喻词、后喻词、全喻词的相关成分,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小鱼——交际者A说该词时,X的投入一般(“小”为人熟知),而且指出了该词所指范围(鱼),所以交际者B就比较省力;用公式表示就是 $Z1 = X1 + Y1$ 。

金鱼——交际者A说该词时,X的投入比较多(实现跨域映射),但是,由于指出了该词所指范围(鱼),所以交际者B就比较省力;用公式表示就是 $Z2 = X2 + Y2$ 。

木鱼——交际者A说该词时,X的投入比较多(实现跨域映射),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所指(但是有限制语素“木”作提示),所以交际者B就需要较大的投入;用公式表示就是 $Z3 = X3 + Y3$ 。

鱼水——交际者A说该词时,X的投入比较多(实现跨域映射),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所指(也没有其他提示成分),所以交际者B就需要更大的投入;用公式表示就是 $Z4 = X4 + Y4$ 。

显然,“小鱼”和“金鱼”交际时的理解难度不同:在 $Y1 = Y2$ 的情况下,由于 $X2 > X1$,那么 $Z2 > Z1$ 。也就是说,前喻词理解难度大于普通偏正词。

“金鱼”和“木鱼”在交际过程中,在 $X2 = X3$ 的情况下,由于 $Y3 > Y2$,那么 $Z3 > Z2$ 。也就是说,在交际过程中,理解后喻词要比理解前喻词花费更多的精力。

“木鱼”和“鱼水”在交际过程中,在 $X3 = X4$ 的情况下,

由于 $Y_4 > Y_3$, 那么 $Z_4 > Z_3$ 。也就是说, 在交际过程中, 理解全喻词要比理解后喻词花费更多的精力。

综合以上分析, 比喻词的理解难度如下:

Z_4 (全喻词) $> Z_3$ (后喻词) $> Z_2$ (前喻词) $> Z_1$ (普通词)

2. 影响比喻词理解的三个要素: 频率、语境、语素形成能力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阐述了比喻词理解时的难度差异。就本族语使用者而言, 比喻词有时并不那么隐晦、难以理解。除相同的文化背景外, 还有三个要素对比喻词的理解起了重要作用, 即频率、语境、语素形成能力。

考察频率、语境对比喻词理解的影响, 我们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分析总结。

笔者向大学一年级新生 56 人发放问卷, 问卷包括 15 个比喻词。这些词确定方法如下: 先按比喻词三种类型提取词条, 其中前喻词又分成“喻体+本体”式和“喻体+非本体”式, 后喻词又分成“本体+喻体”式、“非本体+喻体”式, 每一类随机抽出 10 个词; 然后, 在百度上对每个词进行检索, 确定它们的出现次数, 取次数最高者、中间、次数最低者 3 个词。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们一共确定了 15 个比喻词, 它们分别是“喻体+本体”式前喻词“植物人、龙须面、马蹄表”; “喻体+非本体”式前喻词“蔓延、蜡黄、鸭蛋圆”; “本体+喻体”式后喻词“雪花、火海、蚕蚁”; “非本体+喻体”式后喻词“海啸、冰刀、钉帽”; 全喻词“风霜、腹心、拐脖儿”。

我们将这些词制成两张调查问卷。问卷 1 仅列 15 个比喻词条, 要求解释词义。全班 56 人, 本应得到 840 条答案。其中有 30 条无效答案(二人未交卷), 有效答案为 810 条。结果发现, 在这些有效答案中, 对这些词条能够解释正确的占 47.16%, 加上解释基本正确的 9.01%, 全班同学能够解释准确的比喻词共有 56.17%; 有将近一半答案对这些比喻词的解释错误或无法解释。学生们能够解释正确的词条, 大多为词频高的比喻词, 如“植物人、龙须面、蔓延、蜡黄、雪花、火海、海啸、风霜”。词频低的比喻词如“马蹄表、钉帽、蚕蚁、拐脖儿”则不容易理解。

在问卷 2 中, 我们将上述 15 个比喻词分别放置在不同的例句中, 例句从北京大学语料库“现代汉语”中检索而来, 要求学生根据例句所提供的语境来解释词义, 借此考察语境对于比喻词理解力的影响。

除去 24 条无效答案, 这次我们得到 816 条有效答案。在有效答案中, 对这 15 个比喻词“解释正确”和“解释基本正确”的加在一起占 84.32%。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这说明, 语境对于理解比喻词有重要的作用。但是, 对这 15 个比喻词未得到正确理解的仍占 15.68%, 这也说明, 语境能够帮

助比喻词理解, 但不能完全消歧。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喻指语素形成能力对比喻词理解的影响。

喻指语素形成能力对比喻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构词方面。喻指语素代表的意象一旦获得全民承认, 就能够在词义系统内稳定下来。稳定下来的喻指语素义再次类推其他比喻词时, 人们就不再需要为理解喻指语素而投入更大的精力了。

杨润陆在《由比喻造词形成的语素义》中认为, 全喻词无法形成语素, 只有半喻词(前喻词与后喻词)能够形成喻指语素。如: 前喻词形成的喻指语素有“牙”(如牙轮、牙石、牙旗等)、“月”(如月琴、月饼等)、“烟”(如烟雾、烟霞、烟波、烟海、烟雨等)、“梯”(如梯田、梯河、梯形等)、“虎”(如虎将、虎威、虎步、虎气等); 后喻词形成的喻指语素有“霜”(如砒霜、糖霜、盐霜、柿霜等)、“轮”(如日轮、月轮、耳轮等)、“嘴”(如豆嘴儿、瓶嘴儿、壶嘴儿、奶嘴、电嘴、油嘴、喷嘴等)、“盘”(如磨盘、键盘、沙盘、表盘、碾盘、棋盘等)、“针”(如撞针、钩针、指针、唱针、表针、松针、时针、秒针等)。遇到这类词时, 只需代入已经定型的喻指语素义, 便很容易理解整个词义。

不过, 比喻词的喻指语素形成能力是不均衡的。据杨文统计,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为前喻式复合词的喻指语素设立的义项大约有 64 个, 为后喻式复合词的喻指语素设立的义项大约有 137 个。后喻词形成的喻指语素义比前喻词多出 1 倍不止, 这说明后喻词比前喻词有更强的语素形成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后喻词在创造之初, 理解时会相对困难一些, 一旦后喻词内的喻指语素义稳定下来, 利用这一喻指语素义再次创造的后喻词就变得相对容易理解了。

需要提出的是, 笔者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大学生, 调查对象过于整齐划一容易忽视答题者的主观因素, 例如答题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水平、过往经验等。为符合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 还需要加大样本数量, 在日后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

注释

①陈嘉映《语言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375 页。②黄华新、徐慈华《隐喻表达与经济性原则》, 《浙江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 [2] 梅立崇. 谈文化与词汇教学[J]. 语言文字应用, 1993 (1).
- [3] 杨润陆. 由比喻造词形成的语素义[J]. 中国语文, 2004 (6).

责任编辑: 绿 叶